

逆”。原来附子的作用是双相的。

国内对助阳药的研究，从五十年代开始，大多用附子、肉桂、淫羊藿、苁蓉四味药作为代表。但古人记载它们的性味归经以及药性之刚柔并不全同。肉桂辛热，性慓悍，散寒邪而利气，下行而补肾。附子味辛大热，命门之剂，能除表里沉寒，有退阴回阳之力。但古人对淫羊藿、苁蓉的助阳作用的记述与附子、肉桂迥然不同。认为苁蓉温而不热，补而不峻，温而能润，补益阴精，温养阳气。而淫羊藿禀性辛温，专壮肾阳，能益精气。可见附、桂的助阳作用主要是对寒而言，能助心阳，而淫羊藿、苁蓉的助阳作用柔润、缓和，主要是对肾精不足而言。现代药理研究也认为附、桂作用于心血管系统，具有强心、改善末梢循环的作用。而淫羊藿、苁蓉则可能有雄激素样作用和促进生长作用，这些作用可能和蛋白质的合成有关。我们用氢化可的松引起的“阳虚”动物模型分别观察了这四味药对DNA合成的影响。结果发现附、桂对氢化可的松引起的DNA合成率减少基本上无作用，而淫羊藿、苁蓉却有明显的增高作用。我们在临床上也曾用过附子提取液抗休克，用淫羊藿、苁蓉、仙茅等为主治疗性腺功能减退及席汉氏症等都有一定疗效。

中药的药理作用是很复杂的，例如淫羊藿有降血压作用，也能扩张冠脉，此外还有抗感染以及镇咳、祛痰、平喘等作用。这些作用显然不能直接以影响DNA合成率来解释。因此用DNA合成率作指标可能对研究是否有蛋白质同化作用有意义。附、桂在这方面作用看来并不明显，但并不排除它们对心血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。

由此可见，在研究中医中药的工作中，对古人的论述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。长期积累的经验之谈，其中必有道理。

中医补益方药浅谈

高辉远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）

中医补益方药，既不同于一般强壮剂，又不属于普通营养品，而是有良好的预防作用，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，增强免疫机制；有很高的治疗效果，能挽救危及生命的虚损重症，促进健康恢复。

在临床实践时，如何正确地、灵活地运用补益方药，则必须以“辨证论治”为准绳。具体讲，有渐虚，

宜平补缓以取效，有顿虚，当峻补急以图功；有阳虚，阳不足者，温之以气，有阴虚，精（阴）不足者，补之以味；有气虚，气主煦之，四君可用，有血虚，血主濡之，四物首选；有虚热，清补勿疑，有虚寒，温补莫误；有津液虚耗，生津增液以济其涸，有五脏虚损，损其肺者，益其气，损其心者，和其营卫，损其脾者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温，损其肝者，缓其中，损其肾者，益其精。虚损辨证无讹，补益施治有据，以上皆补益方药的正法。同时，阴阳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是相互影响的。临床有肺虚补脾，脾虚补命门火，肝虚补肾，以及脱血益气等，此又属间接补益法。

先师蒲辅周对补益涵义作了新的发挥，创“补而毋滞”论。强调“气以通为补，血以和为补。”他赞扬许多中医补益方剂，大都补中有通，如人参养荣丸，补中益气汤中配有陈皮以理气，六味地黄汤内佐有茯苓、泽泻以通阳，深刻体现“补而毋滞”之旨。若徒知补药堆积，则属漫补、壅补，殊难达到补益方药的应有效果。我曾医治一慢性肾炎，辨证属肾阴亏虚，用六味地黄加五味子、枸杞子、菟丝子等补肾滋阴之品。先师见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子徒顾补肾，而忘“补而毋滞”之戒。回忆从业十七载，仅此一次批评，使我终身铭记在心，每当应用补益方药时，言犹在耳，未敢再误，也愿同道引为借鉴。

此外，先师非常服膺张子和“药补不如食补”之说。并谓补益方药原为治病而设，未可以补人。病去则食养之，以冀康复，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五果为助，这些食品，皆能补益人，远胜药补。

在研究中医补益方药选题上，不要只重视珍贵药品，尤其那些稀有短缺品种，而要选择常用的有良好补益效果的药物和配方。我们在研究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时，体会本病属肺气虚损为主，结合中医“肺肾同源、脾肺相生”的理论，脾肾亦因久病致虚，而补肺、健脾、益肾，是慢性气管炎扶正固本的基本原则。运用补益方药增强三脏功能。组成双紫补肺片，即用紫苑、款冬花、麦冬补肺，黄芪、炙甘草健脾，紫河车、熟地、五味子、菟丝子益肾，重在扶正固本，佐以鸡血藤活血，陈皮理气，又使补中有通。经四十三例病人的临床验证，总有效率为97%，显效以上占69.8%。但考虑方中紫河车比较短缺，不宜推广应用，此为补益方药研究选题时应注意的问题。